

法兰克福学派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功能

尤战生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并不具有真正的大众性, 它实质上是反大众的。之所以如此,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众文化已经沦为维护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该学派指出, 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主要表现为虚假性、受控性、强制性、肯定性, 相应地, 其意识形态功能主要是对大众进行欺骗、道德说教、思维驯化, 并最终达到为社会统治辩护的目的。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 大众文化; 意识形态

文章编号: A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认为,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的“大众性”是虚假的, 欺骗性的。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 大众文化既不是由大众当中自发产生的, 也不是真正为大众服务的, 而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的。它不但是资本家用来赚钱的文化商品, 而且成为维护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除本雅明外,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部分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功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本雅明虽然对技术复制时代艺术光晕的丧失深表遗憾, 但他认为复制技术使大众更多地参与艺术成为可能, 电影等大众文化产品还能深化人们对生存世界的认识, 因而大众文化具有积极的政治功能。不同于本雅明,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人则对大众文化否定的意识形态性质及消极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们认为,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已经丧失了文化艺术应有的真实性、自由性、内在性和批判性, 而表现出虚假性、受控性、强制性、肯定性等意识形态特征; 相应地, 它也不再具有认识社会、教育大众、提供审美等积极的社会功能, 相反, 它通过对大众进行欺骗、道德说教、思维驯化, 最终对社会统治做出辩护。因而, 大众文化是对个体的否定和奴役, 是经济统治和技术控制在闲暇时间的继续和延伸, 它从本性上说是反大众的。下面, 本文将从大众文化的虚假性与欺骗功能、受控性与说教功能、强制性与驯化功能、肯定性与辩护功能等四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功能的批判。

—

从表面上看, 现代大众文化确实向大众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真实性。如电影、电视剧、无线电音乐给人们的视听感官带来的逼真感受是传统艺术样式难以企及的。但法兰克福学派指

出,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非得有逼真的外表,而极其逼真的外表之下却往往掩藏着虚假的本质。现代大众文化就是这样。现代大众文化对物理真实和细节真实的过分追求使它丧失了文化艺术应有的幻象性、精神性和超越性,从而也就丧失了反思和批判现实的维度,最终成为与现实完全同一的物质化商品。阿多尔诺认为,美学的真理在于艺术对虚假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当大众文化丧失了对现实的反思和否定而仅仅成为现实的复制品时,其艺术真实性也就随之丧失了。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丧失了艺术真实性的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虚假的,因而不具有真正的认识功能。作为“公共的秘密的总体”的大众文化无疑为满足大众的好奇心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好奇心并不能使人产生真正的认识,满足好奇心的信息也未必具有真实性。正如阿多尔诺指出的:“好奇心把世界转变为客体,而非客观的”。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大众的确从众多文化工业产品中获取了大量信息,了解了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但他们未必能够判别他们所获信息的真伪性,未必知道他们所了解的事情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所以说,满足大众好奇心的大众文化虽然把社会生活的某些图景逼真地呈现于大众面前,但并非客观地反映和呈现。比如,电影电视向观众展示了大量日常生活的事件,却没有告诉观众这些事件在生活中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报刊杂志向读者提供了许多逸闻趣事和明星隐私,却没有向他们提供残酷生活的真实画面,没有揭示大众受控制受操纵的命运。由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产品虽然在物理细节上可能是真实的,但在整体上它却不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大众文化虽然向大众提供了大量信息,但不具有认识的功能。

本质虚假的大众文化非但不能帮助大众认识社会真相和自身命运,反而行使着欺骗大众的功能。现代大众文化在物理方面的真实性导致了大众的轻信,使得大众文化对大众的欺骗变得轻而易举。比如,许多观众对电影银幕上所展示的一切都信以为真,以为电影就是外面大街上发生的情况的延续,他们在相信电影画面真实性的同时也常常不自觉地接受了电影中所渗透的意识形态内容,从而受到电影的欺骗。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影视文化,很少有对生活的客观反映,其大多数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无论是画面的选择、剪辑、叠加,还是故事的杜撰、人物的塑造、主题的表达等等,都无不体现出制作者的意图。因而,影视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不真实的、非客观的,是带有欺骗目的的。其他的大众文化形式也同样如此。

把个别、偶然的事情当作真实、普遍的事情来宣扬,显然是一种欺骗。大众文化就经常用这种手段来欺骗大众。比如,电影电视中不断上演小人物因为偶然原因而成功的故事,人物传记也常常把明星和英雄的成功描述为“偶然的和非理性的事件”。²这样的情形广泛存在于各类大众文化产品中。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普通人因为偶然原因而成功的事情发生,但这样的事情显然是不具有普遍性和本质真实性的,大众文化反复宣扬这类故事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向大众灌输这样的观念:人生的成功和幸福全凭偶然和幸运。观众如果接受了这种观念就会把自己人生的希望寄托于渺茫的运气,而不再把自己的不幸命运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不会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做出反思和质疑。由此可见,这类大众文化产品是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欺骗性的。

二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之所以在本质上是虚假的,之所以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的真相,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不自由的,是受控制的。从表面上看,

大众文化是非常自由的，但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来就没有放松对文化的控制。这种控制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强化对文化生产的各个环节的组织和管理，二是建立严格的文化检查制度，加强对文化产品的审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文化产品和物质产品一样，都是赚钱的工具，所以为了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国家和社会把组织管理物质生产的规则和方法用于文化生产领域当中，使文化的生产日益标准化和工业化。在强大的社会管理体制之下，文化应有的独立性、自主性基本已荡然无存，文化产品内在的精神性、独特性也日渐消亡。作为最具商业价值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更是被牢牢掌握在国家和文化公司手中，其独立性和自主性根本就无从谈起。不仅如此，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对文化产品能否获准出版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为现存社会歌功颂德或粉饰太平的文化产品当然可以获准出版，专注于明星琐事和奇闻趣谈的文化产品也能通过审查，而致力于揭露社会真相、质疑现存制度合理性的文化产品却很难通过。《启蒙辩证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象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制度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质。”³由此可见，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文化自由只是一个骗局，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几乎所有文化形式基本上都在官方的掌握之中。官方不但不允许威胁现存社会秩序的文化作品存在，而且还通过它所掌握的文化产品不断向大众进行道德说教，以期他们能认同既定的社会规则，放弃对社会的反抗。

向大众进行道德说教、劝说大众遵从既定社会规则的情形广泛地存在于一切大众文化的形式当中。传记文学向人们反复暗示，明星的成功有偶然的原因，但他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成功与他们对社会的充分适应是分不开的。悲剧则通过主人公的毁灭告诉大众：要么遵守现有的社会规则和价值体系，要么就像悲剧主人公那样毁灭。《米老鼠与唐老鸭》等卡通片也经常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观念：倒霉和磨难是人生中必有现象，也是人们必须学会去承受的。阿多尔诺指出，官方所控制的整个文化工业都在不断地这样劝说大众：应当循规蹈矩，应当与任何已经存在的东西保持一致，应当像其他人一样思考。⁴

当然，公开直接的说教有时是惹人厌烦的，所以大众文化要想达到好的说教效果，还必须采用一些策略，使说教意图显得较为隐蔽。阿多尔诺认为，利用暗隐信息进行思想灌输就是大众文化常用的伎俩。一般说来，艺术作品都是由多重意义组成的复义整体，大众文化产品较之真正的艺术作品虽然意义简单明确得多，但它仍然具有这种复义性结构。因此，有的大众文化产品虽然从表层信息看与现行社会规则没有任何关系，但其隐含信息仍然是在说教大众：要想平安幸福，就必须遵从既定的社会规则。隐含信息的说教是非常隐蔽的，悄然进行的，它既不会引起大众的反感，也不容易引起他们的警惕，所以往往是非常有效的。总之，大众文化通过种种诡计企图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劝说大众放弃反抗，认同现状，顺从社会。

三

大众文化对大众的欺骗和说教无疑具有强制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的严肃艺术经常遭到戏仿和排斥，其势力在逐渐萎缩，而先锋艺术也只是以怪异的形式存在于某些艺术展厅之中，真正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化形式就是大众文化。所以，普通大众只要有文化上的需求，就很难不去选择大众文化产品。而且，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已经具有了主体性特征，大众对它的主动进攻和肆意侵略是无法逃避的。借助于现代传播媒体的力量，现代大众文化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是无处不在的，也是无时不在的，大众无法对它熟视无睹、充耳不闻，而只能充当它的看客或听众。因而，正如《启蒙辩证法》指出的，“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⁵这就是大众文化的强制性之所在。此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的强制性还在于其传播媒体

的单向性。大众在收听无线电节目或观看电影、电视时，无法对节目做出直接的反馈，无法像对话那样进行反驳和答辩，所以大众文化对大众的说教和灌输是单向的、强制的，大众除了做出无奈接受和消极的反应之外，并无别的选择。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具有暴力性和强制性的文化工业不断把充满意识形态内容的文化产品强加给大众，并反复作用于他们的感官和思维，以此对他们进行“洗脑”，从而达到驯化思维的目的。大众日复一日地享受着文化工业所提供的廉价娱乐和虚假幸福，同时也日复一日地接受着文化工业的欺骗和说教，久而久之，他们就会逐渐丧失对大众文化应有的警惕性、判断力和反思力，不再怀疑大众文化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并习惯性地接受和认同大众文化所宣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

思维的驯化不仅需要强制性的灌输，而且需要灌输内容的不断重复和灌输行为的反复进行。公式化、雷同性的大众文化无疑使这种驯化成为可能。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是排斥任何新生事物的，它已经丧失了文化应有的个性和独创，而表现出标准化、模式化、陈规化等特点。大众文化产品虽然在数量上是庞大的，但其类型化的人物、老套的故事和模式化的场景无不说明其本质的单调一律。这样的文化产品无法为大众提供新鲜的艺术经验和人生经验，大众对它们的接受也是毫无难度的，甚至能达到自动反应的程度。比如，电影中刚一出现某个场景，观众就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人物刚一出场，大众就知道其结局是怎么样的。大众在消费这些文化产品时，几乎是不需要展开想象力的，也几乎不需要怎么思索。这种陈腐老套的文化产品不断强制性地作用于大众的感官和思维，久之，大众的想象力开始萎缩，其反思力也逐渐丧失。缺乏想象力的大众难以想象出比现状更美好的生活图景，丧失反思力的大众不会对现存制度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们会习惯性地认同和遵从既定的社会准则，任何与现状不符的东西都会遭到他们的排斥。他们倾向于对任何事情做出自动化、机械性的反应，以至于当法西斯领袖决定用高音喇叭开始说“无法忍受”的时候，第二天，整个国家的民众都会异口同声地跟着说“无法忍受”。^[5]当大众的思维被驯化到这种程度时，大众就几乎没有反抗社会的力量了，而彻底沦为现存社会的奴隶和统治者的工具。

四

大众文化对大众进行欺骗、道德说教和思维驯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现实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是维护社会统治稳定的肯定性文化。

马尔库塞指出，早期的资产阶级文化也是一种肯定性的文化，但它和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大众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早期的资产阶级文化所肯定的主要不是现实的社会状况，而是理想性的有价值的精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肯定本身就包含着对现状的否定和超越，所以早期的资产阶级文化虽然有逃避现实的一面，但它同时具有批判现实的维度，因而还是一种双向度的文化。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大众文化与此截然不同，它对物质生活和社会秩序只做认同和肯定，而不做任何反思和批判，所以是一种单向度的肯定性文化。对社会现状和统治秩序的绝对的、一维的肯定换个角度来说就是对个体的否定和压制。马尔库塞认为，文化工业用大量的娱乐产品填满人们的生活空间，使人们“没有空间和时间去发展那些古人称为‘美’的生存领域”。⁶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物质性和商品性的文化，大众文化已经丧失了超越性、理想性和内在性，它除了带给人们类似于物质消费的满足感之外，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性需求。它扼杀人们的想象和理想，阻止人们的自由追求，因而是对人的真实本质和鲜活生命的否定。

对总体化社会的肯定和对个体的否定充分说明了大众文化作为社会统治的帮凶和辩护者的实质。大众文化通过谎言欺骗使大众把不幸的命运归因于个人运气不好，通过道德说教使大众逐渐接受既定的社会规则，通过思维驯化使大众不再对社会现状产生质疑。这样一来，大众就变成了真正的“顺民”，社会统治秩序也会更加稳定和长久。由此，《启蒙辩证法》极其尖锐地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是整合大众的“社会水泥”，是防止大众反抗的“防护工事”。至此，大众文化的反大众本性也昭然若揭。

以上从四个方面简要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功能的认识和批判。应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其消极社会功能的认识和批判是非常深刻的，其中充满了真知灼见。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文化不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不再为统治阶级的某种特定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进行直接辩护，但它对不合理的社会现状的认同和肯定说明它仍然具有意识形态的谎言性，仍然发挥着维护现行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法兰克福学派透过种种迷障，认识到大众文化隐秘的意识形态实质，显示出了深刻的理论洞察力。然而，该学派的理论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的大众文化产品能够如实反映社会的真相，并对不合理的现实做出尖锐的批判；有的确实能够带给人们审美的愉悦；有的则能够体现大众的愿望和声音，表达大众积极的意识形态观念。因而，法兰克福学派单单从否定的意义上来理解意识形态是非常片面的，它对大众文化的全盘否定也是非常偏激的。我们今天研究、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必须充分注意这些问题。

Frankfurt School's discussion

On ideological character and function of mass culture

You Zhan-sheng

(The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viewpoint of Frankfurt School, mass culture in developed capitalism society is not by the mass or for the mass, but essentially against the mass. On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mass culture has become ideological tool safeguarding social domination. The school points out that, mass culture's ideological character mainly manifests as the character of falsity, of being controlled, of compulsion and of affirmation. Accordingly, its ideological function is mainly to deceive and domesticate the mass in order to reach the final purpose of defending social domination.

Key Words: Frankfurt School; mass culture; ideology

收稿日期: 2003-08-12;

作者简介: 尤战生(1973-),男,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¹ ADORNO. The schema of mass culture [A]. J. M. BERNSTEIN.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C]. London: Routledge, 1991: 74.

² 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M]. California:Pacific Books, Publishers, 1968:127.

³ 德国. 马克斯·霍克海默, 特奥多·阿多尔诺. 启蒙辩证法[M]. 洪佩郁, 简月峰.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0:132.

⁴ 阿多诺. 文化工业再思考[A]. 陶东风, 金元浦, 高丙中. 文化研究第1辑[C].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204.

⁵ 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 曹卫东.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139, 184.

⁶ 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M]. 李小兵. 北京:三联书店, 1989:41.